

DIEYUANDIEYUAN

蝶缘

海莲著





蝶缘

海莲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蝶缘 / 海莲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0
ISBN 7-5306-2257-9

I. 蝶… II. 海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N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17772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 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1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5 插页 2 字数 218 千字

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4000 册

定价: 16.50 元

内 容 提 要

几个活生生的令人爱恨有加的人物，两代人交错复杂的婚姻恋爱纠葛；新奇而独特的爱情、亲情、友情、世情，一系列令人痴痴迷迷的故事。

揭示人的本性，探求人生的价值取向；透视传统的和全新的家庭观念，展示灵魂深处的道德水准；对人生的奥秘和灵与肉的结合，做出如梦如幻的诠释。

我在这部作品里的叙述，或许会引起部分阅读者的非议。我只得请这些阅读者原谅，因为我别无选择。故事中的人物不由分说而又十分顽强地表现着人性中的内核，已经不是我手中的一支笔可以左右他们的善良了。

在市场经济大潮中，即便亲情与爱情的命运没有规则，有时善至会莫名其妙地迷路，神秘地折磨多愁善感的人，但他们终归是融入血液里刻在骨头上的人性标志。《蝶缘》所象征的人性与爱的美丽，恰似基因固守在生命内部无法分离。这种真切与深邃的不解之缘，如同血缘一样，永远潜行在人类生命演进的历程中……

我想，无论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走向呈现何种状况，根植于精神家国的亲情与爱情，终究是不会消亡的。

——题记



第一章

梦蝶走出校园的时候，夕阳丰富饱满的颜色点缀在渴望爱抚的小山上，那凸起来的部分仿佛林荫起伏，裸露着柔软的弹性。橙色的主调热烈地膨胀，迎风的树叶张扬着快乐的旗帜，尽兴地沐浴夕照的余辉。

梦蝶的脑海中仍悬浮着图案中的弧线，视野里的一切自然物都像流溢着生命的意蕴。

现在，她的脚步正朝家的方向移动。家里只有母亲。父亲在她三岁半时离开了母亲，另娶了一位商场老板的女儿。这些家事是在梦蝶十五岁时母亲讲给她听的。梦蝶现在仍然记得母亲讲这些事时的那种哀婉无助的神情。往事如新长的苔藓覆盖心室，令她愁肠百结，眼前似乎晃动着密密麻麻的雨丝。她的脑海已被往事侵略。

梦蝶从工艺美院毕业后，分配到一所工艺美校任教。二十四岁的她显得成熟忧郁，而面部表情始终是祥和的，如平静的水面澄清出单纯的本色。

她的母亲紫雅琼此时已经做好了饭菜，等待女儿归来。紫雅琼坐在院子里，欣赏着生机盎然的花花草草。她每年都要种植一些绿色植物，包括蔬菜、葵花。千姿百态的花



草,让夏天的小院充满诗情画意,洋溢着勃勃生机。

梦蝶踏进院子,见母亲坐在那里微笑,就高声喊道:
“妈,有什么喜事?”

“妈想着你就要回来了,就高兴呗。”紫雅琼站了起来,伸出手接过梦蝶的提包。

“您真是我的好妈妈。”梦蝶像幼儿园的孩子拉起母亲的手。

梦蝶坐了片刻,才想起包里有封信,信封上的地址是鹿城。这是写给母亲的一封信。她从小到大,从来不私拆母亲的信件。

“妈,有您一封信。”梦蝶笑着递给紫雅琼。

紫雅琼的脸上掠过一丝惊讶,随后装做没事的样子把信放在床上。梦蝶觉察出母亲的神色不对劲儿,却不好问什么。这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。

母女俩吃完饭,梦蝶去厨房涮碗,紫雅琼便走进卧室打开那封她极不愿意看到的信:

雅琼:

在我提笔之时,眼前出现了好多只蝴蝶在沿着树的间隙飞行,那些蝴蝶五颜六色,像你曾经斑斓的笑容

.....

然而,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一点光泽,这些文字的内涵也失去了遗留在人生轨迹上的线索。

二十年来,我是在臆想与想象的空间中思念着女儿小蝶。她的消息是我灵魂深处的精盐,那些细细的白白的碎面如我多年来的残缺之梦,揉疼视线揉疼空着



的感觉。当年,我是为了个人的前程与你离婚的。我的精神、肉体、灵魂都是自私的。我经常在牧师面前忏悔,并且为你和小蝶祈祷!

雅琼,我现在虽然有钱、有地位,却没有孩子(她不会生育)。你知道,我是很爱孩子的。直说吧,我想见见小蝶。只要你答应,我可以给你几十万元,我还要供小蝶去国外深造。我已经托朋友打听到,小蝶现在美校任教的所有情况……

雅琼,我求求你发发善心,让小蝶认我这个生父吧。

名片上有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,我等待着你的回音……

祝你们母女俩幸福如意!

有罪之人:小六

×年×月×日

紫雅琼看完信之后掩面面泣,许许多多的往事,许许多多的痛苦,许许多多的无助一齐涌上心口……她跌跌撞撞地走出卧室,泪眼的视线内,真的看见好多只蝴蝶在树林的间隙中穿行。天哪,那是她过去的爱情呀!26岁的紫雅琼被梦伊德抛弃遗忘。这么多年,她一直当他死了。在那些痛苦得难以维持生存的年代里,他没有施舍过她们母女什么,连那两间破旧的小平房也被他卖掉了(梦伊德拿这钱做了路费)。

紫雅琼带着梦蝶借住在姑妈那里,在一家绣花厂当临时工,用少得可怜的收入养活着女儿。然后,她省吃俭用地



供梦蝶上学。高中时，梦蝶利用暑假和寒假出去打工，挣学费，终于考上了工艺美院。

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，母女俩抱头痛哭。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，拧成一条无形的绳索。她们就像被这条无形的绳索捆绑着，哭了好久抱了好久……末了，梦蝶高兴地亲了她一口。

伤心的往事使紫雅琼不堪一击，痛苦的泪水企图稀释心灵的褶皱。屋里的家具变得生涩起来，一阵钻心的痛吸紧皮囊。此时的紫雅琼犹似落于陷阱里，在天旋地转中无法自持。

梦蝶瞅着母亲悲痛至极的表情，断定是那封信造成的结果。她的脚仿佛被某种惯性推着，径直朝卧室滑动。梦蝶读完信，便踉跄着出来，对着仍在低声饮泣的紫雅琼说：“妈，我的父亲早就死了。我只有妈一个亲人。”

梦蝶一反常态，眼里燃烧着怨恨的火焰，火焰的颜色是炽白的，这种炽白的火焰是雪是霜。

“妈知道怎么做。”紫雅琼淡淡地说，声音如同深秋的冷雾在屋内扩散。

梦蝶给母亲沏了杯热茶，关切地说道：“妈，喝口水吧，身体要紧啊。”

紫雅琼的泪水滴到杯子里。泪水在小小的杯子里消融，喝进肚子里的茶水带着咸味。她想起海水，海水没有茶水温热。

次日，梦蝶上班去了。紫雅琼打开那个尘封已久的小木箱，里面的东西冒出一股凉凉的霉气。她掀动着每一件东



西,手显得有些笨拙。最后,她拿出一张二寸的黑白照片,它还粘贴在一个小本子上。她的手指轻触那人的笑靥,心海便泛起哀伤的烟云。那些痕迹蜗居在仇恨之中的密处,已被磨难和新的生物所吞噬,过去的幸被记忆烧成灰烬。

紫雅琼的眼神变得麻木了。这寂静的空间,使她对生活产生了不曾经意的隔阂。现在,她坐在自己和女儿的城堡里,思绪的风摇曳不定,脉搏里跳动着预知的欲望。紫雅琼的手心渗出汗来。神经不再撕心裂肺地疼。

如今,紫雅琼已经提升为华路服装厂的副厂长。这些年,她的心思全部扑在工作上,以厂为家,受到市里有关部门的多次表彰。

她的敬业精神成为厂内职工们的楷模。单位分房子的时候,她选择了单独的一个小院,她说不喜欢住楼房,平房有块天地能种植赏心悦目的花草。

紫雅琼望望墙上的钟表晦涩地一笑,走出屋子,穿梭在人流中。她迈着敏能步子,眼神顿时清明起来,心又重新定格在厂子里的办公桌上。

梦伊德发出信之后,心里一直忐忑不安。他甚至在信末也不敢写自己的真实姓名,用“小六”替代。小六是他的乳名,只有紫雅琼知道。他精心地设置了这个不是圈套却酷似圈套的谐谑,无非是企求前妻原谅自己的罪过,让梦蝶承认他这个父亲。

梦蝶确实是他的亲生女儿,这不是虚构的故事。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二十年来,他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最起码的责任。梦伊德清楚他的要求逾越了做人的标准,于是便懊海这



些年对女儿的疏忽与舍弃。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，他只能等待紫雅琼突发慈悲的那一天……

他现在的妻子是冰琳。冰琳是飞翔总公司的董事长。这家总公司兼管着六个购物中心，梦伊德现任朝阳购物中心的总经理。

下午两点半，要召开总经理会议。梦伊德穿戴完毕，仪表堂堂地提前到达会议地点——一路顺宾馆。

这次会议由冰琳主持。想到妻子，他的心便有超重的感觉，心空上有许多只鸽子在盘旋，思维也陷入混浊状态，脑神经开始四分五裂地扩张，脚底冒出阴凉的潮气，而入依然规规矩矩地端坐在那里。

“哟，梦总，这么早就到了？”郭佩起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。郭佩起是亚达购物中心的总经理。

“我也是刚到。好久没见你了，精神状态不错嘛！”梦伊德的手搭在郭佩起的肩上，表示亲切。

“彼此彼此。梦总，您越来越年轻了。瞧头发全是黑的。”郭佩起嘴上恭维着他，心里却不服气。

梦伊德敷衍地露出一丝笑意，表情也有些滑稽。他看见郭佩起的脸上罩着快要枯萎的颜色，思忖着今天的会议很可能与此人有关。

这时，冰琳已经入座，目光炯炯有神地环顾四周。她的目光落在梦伊德脸上，停留片刻便红唇启动，问道：“人到齐了吗？”

郭佩起左右看看，前后瞅瞅，准确地说：“齐了。”

“现在开始开会，今天的会议主要是……”

梦伊德的耳朵嗡嗡直响，只听见她的开场白，接下来的



讲话渐渐模糊不清。他昏昏欲睡的样子引起郭佩起的不满，但郭佩起是个聪明人，明白梦伊德是董事长的丈夫。

梦伊德如朽木端坐在那儿，心开始漫无边际地做梦：在一座大杂院里，居住着五户人家。后排中间的那两间小平房内，堆积着各种野花。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张着嘴在那里欢天喜地，那双胖嘟嘟的小手捡起一枝花再放下另一枝。她穿着素花的开裆裤。

这个小女孩开始唧唧呀呀地学着说话，说得最清楚的是奶奶。她像鸭子似地摇摆着小小的身躯，又像企鹅般地仰着小脑袋晃来晃去。她很少哭，总是一人在那些花花草草中如痴如醉。那时候，没有钱买小孩玩具。这个小女孩就是梦蝶。

梦伊德沿着幻影的走向追寻着往事，那沉淀在生命轨迹中的缺憾，由疏忽与丢弃转为绵密的情愫。他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的一生无论多么辉煌，都不能弥补灵魂与魔鬼共同犯下的遗失亲骨肉的错误。这些沉甸甸的病痛勾起深长、悠远的眷恋。梦伊德此刻的心犹如暮德之秋的碎叶，在空寂、枯涩的透明之外纷飞……

他的干渴感悬浮在荒芜的废墟上，这片废墟曾经是贫瘠的干旱之地，没有惠风的怜悯，没有花草的娇艳柔媚，只有潮润洗褪的泪影，用抒情的方式拖住长长短短的尾音。

“梦伊德，你对这次会议有什么建议？”冰琳高昂的声音把他从纷乱的思绪中又拉回到现实里。

“没有，就按大家说的办吧。”梦伊德不愧是久经商场的智谋者，说得滴水不露。

郭佩起不易让人察觉地瞪了他一眼。

梦伊德依旧面带笑容地直视德方，随手把没有记录半个



会议文字的本子合上了。

下班后，冰琳与梦伊德同时回到家里。刚踏进门，冰琳便问：“伊德，告诉我你有什么心思？会上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。”

“琳琳，我没什么心思，今天身体有些不舒服。”他歉疚地望着妻子。

“你最近可能是太累了，这段时间的工作是紧张了些。这样吧，你明天休息一天。”冰琳的目光之中含满关爱与柔情。

梦伊德的手揽过她的腰肢，把脸贴在冰琳的肩上。冰琳扭过头来，嫣然一笑，说：“你不是最爱喝稀粥吗？我去做。”

“让我来，你歇着。”梦伊德起身走进厨房。

冰琳粉面含情地瞅着他的背影，心潮漾起轻柔柔的暖色之意，身体闲适地靠在沙发上，幸福的感觉浮游出甜笑，一天的劳累在这种静逸的氛围内荡然无存。

冰琳深爱着梦伊德，时常庆幸自己长有一双慧眼。丈夫不仅一表人才，且博学多识，气质不凡。

当初，冰琳的父亲不同意这门亲事，她瞒着家人偷偷地与梦伊德结了婚。至今，只有冰琳的弟弟冰松川知道姐姐是嫁了个离过婚的男人。

美中不足的是，冰琳一直没有生育，四处求医就是不见实效。虽然梦伊德再三说，没孩子我依然爱你。但冰琳的心储存着散不去的闲愁，有时她会忽然的泪流满面。梦伊德被她的举动搞得莫名其妙，误认为冰琳是感到不幸福才这样子的。后来，梦伊德从冰琳的梦呓中知道是为他才如此多愁



善感的，就既感动又心疼她。在一个深夜，两人抱头痛哭了一大场。从这个深夜之后，冰琳对梦伊德的爱更深了。

“琳琳，吃饭。”

冰琳擦擦湿润的眼睛，走到饭桌旁。

“伊德，你做的粥比我做的好喝，你是先放水呢还是先放米？”

梦伊德“嘿嘿”地笑了，望着妻子的娇容说道：“你喜欢喝，我以后每天给你做，怎么样？”

“那我就不用吃减肥药了。天天喝稀粥，肯定不会发胖的。”

“琳琳，你其实不胖。女人太瘦了就没有韵味了。我喜欢性感的女人。”

“什么？你喜欢性感的女人？”冰琳放下勺子吃惊地看着他。

梦伊德见她用这种眼神看自己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笑着说：“琳琳，你其实非常性感，不然我怎么那样爱你呢？我只是嘴上从未说过而已。”

冰琳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，红着脸笑言：“吃饭，在饭桌上哪能扯这种话题。”

“我的董事长夫人，那就把这个话题留在淋浴之后再谈。”梦伊德幽默地逗着冰琳。

冰琳的脸上闪现出渴望的激情，梦伊德含情地瞅着她丰腴的身姿，浮想联翩。他潦潦草草地吃完饭，不愿怠慢涌来的热情搁浅繁衍在心底的冲动，独自走向浴室……

冰琳听着哗哗的水声，打开浴室的门肆无忌惮地观望着丈夫。她的男人光秃秃地暴露在清澈的透明中。透明之



上,一位男裸的身体映出植物的光影。那些被淘汰了的尘泥成为多余的陪衬,水释放着禁锢了多日的欲望。浴室里的灯光感触最深,它们似乎怂恿着主人制造热恋的场景,亮度变得朦胧(其实是水滴溅在上面,遮掩了光线)。

梦伊德在浴室的中央来了个展翅起舞,迎着冰琳的方向如风摇曳。他的动态扇起她火热的激情,冰琳脱掉飘逸的睡衣,腰姿婀娜,脉脉含情地依傍着丈夫的身影。他俩在一阵惊涛骇浪声中,爱得腾云驾雾,面目全非。水声连贯着缠缠绵绵的过程与呻吟……

两人被狂热的激情吞没之后,又规规矩矩地躺在无颜色的水中,感受上苍赋予人类的欢愉。



第二章

11

蝶
缘

早晨，梦蝶一人正在家里整理学生的作业（她每个星期日都要把学生的作业带回家），电话铃却急促地响起来。

她拿起话筒听到一个遥远又熟悉的声音，一种久违了的感情与感觉又涌向胸前。那些逝去的粉红色梦幻，曾经跳跃在指尖上，纠缠着一厢情愿的幽怨，如风如雨地纷纷陨落。往事在沙哑的噪音之中浮出沉静已久的水面……

“我费了好大的工夫，才打听到你的号码。这些年，你好吗？”杜槐的话在另一端瑟瑟发抖。

她不明白他的声音为何总是颤颤的，流利的普通话在她面前变得嗑巴起来，这难道是痴情引起的障碍？

“我生活得很好。你呢？”梦蝶高声说道。

“一言难尽。你记下我的电话号码，行吗？”

“好的。”她拿过笔迅速地写着。

“记上了吗？给我念一通。”杜槐不放心地说。

“8886666”梦蝶苦笑着念道。

“还有区号呢，忘记了吧。”

“噢，0668。”她抱歉地补充着。

杜槐似乎还想说些什么，吱唔了半天，却没有发出任何



声音。

“杜槐，有事再联系吧。”梦蝶果断地说。

她听到一声脆弱的嘟哝，随后又传来一阵长吁短叹的感触。她猛然放下电话，呆坐在床的边缘。

凄冷的空旷吞噬了难以释怀的心境，梦蝶走向梳妆台。镜子中的女孩眼神澄明，那双单纯略带悒郁的眸子映出飘逝不远的往事：



初中的时候，学校办了课外美术小组，梦蝶被指定为这个小组的组长。学画画的同学共有十九名，其间有几个同学，由于兴趣不足而中途撤退下来，最后只剩下十一名。

每天课外活动或是星期天，梦蝶总是第一个来到绘画室。讲课的教员姓朱，同学们都叫他朱老师。

朱老师高高的个子，长得很帅，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，说话显得斯斯文文的。

朱老师说：“我们第一个学期先画素描静物，练习速写。同学们有什么事，先和梦蝶同学打招呼，然后由她向我汇报。我的办公室还有音乐老师、体育老师，你们如果都去，其他老师该有意见了。”

同学们都不吱声，眼睛很虔诚地盯着朱老师手中的粉笔。

“现在，我给你们讲素描的三大调子，亮调、暗调、明暗交界线……”

梦蝶认真地把这些图画术语记录在小本子上。理论课讲完后，接下来是实践。先画简单的几何体石膏模型，再画那些瓷坛瓦罐，塑料水果等等。

初二的时候，十一位同学的绘画技艺明显地拉开了距